

中国古陶瓷研究

中国古陶瓷学会 编

第十三辑
紫禁城出版社

云南青花瓷器的兴与衰

云南青花瓷器的创烧年代及相关问题

云南青花瓷烧造问题初探

云南青花瓷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云南青花瓷器的发现与研究

云南青花瓷的生产与发展

云南建水古窑产品的新发现

对云南早期青花和建水窑相关问题的思考

云南建水窑青花瓷器略论

建水窑调查与探讨

建水青花与元青花纹饰对比初探

云南玉溪窑青花瓷器的装饰手法

浅论玉溪青花瓷

西南高原的一朵奇葩——析玉溪、建水窑青花瓷、青花瓷

禄丰碧城出土一批陶瓷器

凤仪狮岗大理窑调查勘探报告

大理大丰乐墓地出土瓷器介绍

云南青花中的玉壶春瓶

浅谈元明云南青花瓷与景德镇青花瓷的异同

福建地区青花瓷的生产与外销

从考古发现看福建古代青花瓷的生产与流通

福建泉州民窑青花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日本博物馆藏明末清初漳州窑瓷器的分类与断代

明末清初漳州窑青花瓷器刍议

越南平顺沉船出土的漳州窑青花瓷器

德化窑青花瓷器上的诗情画意

德化青花瓷兴起与发展的原因



中国古陶瓷研究

第十三辑

中国古陶瓷学会 编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2007.11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陶瓷研究. 第13辑/中国古陶瓷学会编.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80047-319-7

I. 中… II. 中… III. 古代陶瓷-研究-中国-文集
IV. K876.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9748 号

鸿禧美术馆 赞助

主编: 章宏伟 王莉英

副主编: 冯小琦

编委: 王莉英 李知宴 朱传荣 冯小琦

顾问: 叶文程 李辉柄 朱伯谦

中国古陶瓷研究 (第十三辑)

中国古陶瓷学会编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內)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621 千 印张: 31.25 彩版: 45 幅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ISBN 978-7-80047-319-7/K·876

定价: 95.00 元

目 录

一、云南青花瓷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论云南青花瓷器的兴与衰	王 昆 (1)
云南青花瓷器的创烧年代及相关问题	杨 帆 (15)
云南青花瓷烧造问题初探	陆明华 (28)
云南青花瓷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吕 军 (43)
云南青花瓷器的发现与研究	张增午 张振海 (52)
云南青花瓷的生产与发展	施静菲 (59)
云南建水古窑产品的新发现	朱云生 (66)
对云南早期青花和建水窑相关问题的思考	张 东 (74)
云南建水窑青花瓷器略论	黄晓蕙 (81)
建水瓷窑调查与探讨	陈丽琼 董小陈 (87)
建水青花与元青花纹饰对比初探	杨卫东 (102)
云南玉溪窑青花瓷器的装饰手法	陈泰敏 (109)
浅论玉溪青花瓷	黎淑仪 (117)
西南高原的一朵奇葩——析玉溪、建水窑青瓷、青花瓷	刘 春 (121)
禄丰碧城出土一批陶瓷器	徐惠萍 (127)
大理大丰乐墓地出土瓷器介绍	闵 锐 刘 旭 段进明 (133)
凤仪狮岗大理窑调查勘探报告	段进明 (147)
云南青花中的玉壶春瓶	任志录 (165)
浅谈元明云南青花瓷与景德镇青花瓷的异同	刘 渤 (171)

二、福建地区青花瓷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福建地区青花瓷的生产与外销	叶文程 (182)
---------------------	-------------

从考古发现看福建古代青花瓷的生产与流通	栗建安 (196)
福建泉州窑青花瓷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陈建中 曾萍莎 (207)
日本博物馆藏明末清初漳州窑瓷器的分类与断代	张仲淳 (220)
明末清初漳州窑青花瓷器刍议	周丽丽 (232)
越南平顺沉船出土的漳州窑青花瓷器	刘朝晖 (247)
德化窑青花瓷器上的诗情画意	何振良 (260)
略论德化青花瓷兴起与发展的原因	黄卫文 (266)
福建德化后所窑和十排格窑青花瓷的初步研究	李国霞等 (271)
从福建地区青花发展看景德镇青花影响	蔡毅 刘伟 (279)

三、广东、广西等地区青花瓷的探研

论广东明清青花瓷器	冯素阁 (286)
潮州窑青花瓷器	李炳炎 (299)
广西出土青花瓷及青花瓷窑	韦仁义 (309)
广西北流、容县青花古窑址初探	于凤芝 (334)
广西无名异与广西青花的历史渊源	李铨 刘志耘 (342)
陕西渭北民窑青花瓷概述	杜文 (348)

四、香港地区、越南青花瓷的研究

香港大埔碗窑青花瓷的年代与文化内涵	周世荣 (355)
越南青花艺术	陈庆章 (363)
越南青花瓷考——以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青花双鸟纹 盘为中心	小林仁 (377)
16-17 世纪的越南青花瓷器	森达也 (386)
两“南”之器，他山之石——14、15 世纪云南、越南与景德镇 青花瓷比较研究	陆鹏亮 (390)

五、青花瓷相关问题的探讨

河南巩义黄冶窑唐青花瓷初步研究	郭木森 赵宏 (401)
从印尼黑石号沉船的唐青花说起	林亦秋 (409)

钴料—青花小议	孟耀虎 (417)
杭州出土元青花观音像年代的两点补证	沈芯屿 (420)
南京弘觉寺塔地宫出土正统青花盖罐及金刚宝座塔图像研究	霍 华 (423)
青花瓷画艺术探源	林尊源 (433)
关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的纹样来源与绘画的关系	杉 谷 香代子 (440)
黄冶窑址出土的绿釉瓷器	刘兰华 (455)

六、窑址的发现与探讨

宁夏下河沿窑初探	张 燕 (471)
内窑、续窑和哥哥洞窑辨析	李 刚 (480)

论云南青花瓷器的兴与衰

王 昆

(云南文物集团公司)

青花瓷器,是我国瓷器中一个悠久而又独特的品种。所谓青花,是指一种以钴土为着色剂烧制的瓷器品种,即在瓷胎上用钴土着色,然后施透明釉以 1300℃ 左右高温一次烧制成的釉彩瓷器。一般认为,我国青花产生于唐代,元明清之时发展到了高峰,而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景德镇青花。然而,在中国青花瓷器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代表——云南青花,它的发展兴旺及衰落时期不长,主要在元代末期至明代。从发掘的窑址和青花瓷器来看,云南青花瓷的烧制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晚期。云南青花因其淳朴和粗犷之美而在瓷器史上独树一帜,在元明时期,云南成为了西南地区第一大青花产地,仅次于景德镇。然而,明代中期以后,云南青花在短暂的兴盛之后开始走上了衰败之路,到清代基本处于绝烧。近代以来,云南的一些地方又开始重新烧制青花,但其工艺水平已经远不及元明时期。本文拟在众多出土文物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理清云南青花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特点,揭示云南青花兴衰的历史过程。

一 从草创走向兴盛——元代的云南青花瓷器

一般认为我国青花瓷器的烧制肇始于唐代,云南由于政治和地理等诸多因素,直到元代才开始出现青花瓷器的烧制。元代的云南青花,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草创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到元代末期,云南青花瓷器无论从制作工艺上还是艺术价值上看,都已经进入了成熟和兴盛阶段,这为明代初期云南青花瓷器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元代末期云南青花产生与发展的原因

云南青花能够在元代产生并最终发展成熟，一方面是与元代云南的政治社会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云南陶瓷烧制技术自身发展密切相关。

1253年，忽必烈率大军平定云南，结束了云南地区五六个世纪的割据局面。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命赛赤典·瞻思丁为平章政事行云南中书省事，重建了中央政府对云南的直接统治，确保了边疆的政治稳定。在经济上，元代在云南大力实行屯田，以内地征服兵士、地方兵以及漏籍人户充之。同时，设置驿站，振兴交通，鼓励商贸，大大促进了云南与内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大量来自内地军民将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包括手工业技术带到了云南。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交通的便利及云南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为元代青花瓷器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从陶瓷烧制的技术来说，青花瓷器的成功烧制必须具备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必须有足够青料来源，另一方面还必须具备胎釉烧制以及绘画等相关工艺技术。元代云南的青花烧制就是因为具备了这两个因素而得以开创并迅速发展起来的。

青花料，又名钴土矿，是青花烧制中所需的一种着色剂，是烧制青花的关键材料。云南是我国青花钴矿料的重要产地，蕴含着丰富的钴土资源。同时，云南青花料分布广，产量多，质量较好。其中含钴量较大的一种，又称“珠明料”或者“珠密料”，是烧制青花的绝好颜料，到明清时期，景德镇的青花烧制往往也多使用这种“珠明料”。另一方面，钴土矿埋藏不深，开采难度和成本不高，这就使得民间的广泛开采成为了可能，为青花烧制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青花料。

从技术工艺来看，历史上，云南瓷器的出现远远落后于内地。但是在元代，青瓷烧制过程中的制胎、施釉、焙烧等工艺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从大理国元代墓葬和窑址出土的青釉瓷器来看，其烧制和绘画工艺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基础，这无疑为青花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一种观点认为云南早期的青花瓷，其制胎工艺来自本地陶器，施釉和焙烧技术则由内地传入，而其技术可能从四川会理鹿广窑传入^①。无论如何，这都说明元代时期，云南已经在青花瓷器的烧制技术上具备了条件。

（二）元末明初云南青花的窑口和瓷器

1. 主要窑口

从目前已经发掘的情况来看，元代云南青花烧制的主要窑口有建水窑、玉溪窑、禄丰窑等。从烧制时间来看，建水窑烧制青花的历史较其它各窑为早，为元代云南青花创烧早期的窑址。而随着青花烧制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建水窑、玉溪窑、禄丰窑为代表的窑口，成为了代表元代云南青花烧制技术的主要窑址。

(1) 建水窑。

建水窑，是一组位于建水县碗窑乡张家沟的窑群，窑址分布范围广，堆积层高低不一，各窑址的历史时期也各有不同。

从建水窑的发掘来看，旧窑、古窑、洪家窑等窑是元代云南青花烧制较早的窑口，为元代中晚期。旧窑，位于建水窑西侧，是一个主烧青釉的窑址。在这里发现的青釉折腰盘（或称青釉折沿盘），沿口或用青花涂抹，或用青料在盘心书一“元”字。这些残盘工艺粗放，青花色浓似墨，几乎谈不上纹饰，可称为元代云南早期青花的雏形。洪家窑，位于旧窑东侧，可以看到较为清晰的瓷片堆积层剖面。从瓷片堆积看，上层是青花，下层有青花和青釉印花、划花，可以看到从青釉向青花转变的过程。洪家窑发现的青花印花残盘，其折沿上涂抹青料，内心印莲纹，青料画大叶，有由青釉向青花过渡的明显特点。

此外，建水窑址一带分布着多个烧制青花瓷和青瓷的窑址，有张家窑、袁家窑、湖广窑、洪家窑、潘家老窑等窑址，据葛季芳《云南烧制元青花概说》一书中所提到的“这些窑址都以烧制青花为主，因此在年代上要晚于旧窑和洪家窑，它们烧制青花瓷的时间大体在元代末期”。这一时期的瓷器，比前期在工艺上有了很大发展，开始出现了浓淡和层次之分，青花纹饰表现出层次多、花纹繁缛、绘画技巧熟练等特点，这些特点为明初的建水青花所继承并发展。

(2) 玉溪窑。

玉溪窑，位于玉溪红塔区州城镇瓦窑村东，是包括平窑、上窑和古窑的一组古窑群，而其中以位于囡工山上的古窑保存完好。从古窑的堆积层来看，第一层为生土层，第二层以青釉为主，含有少量青花，第三层、四层则是以青花为主。因此，不难推测玉溪窑同样存在着一个由烧制青釉向烧制青花的转变过程，青釉瓷器受龙泉窑风格影响，以青釉暗刻纹为主要特征。从古窑发现的菱花口折沿折腰盘等瓷器来看，其工艺是在印花基础上加绘青花，再罩上一层淡青釉烧制而成的，是青釉向青花过渡时期的作品。玉溪窑由主烧青釉向主烧青花的转变，应该发生于元代末期。这一时期的青花器，层次清晰，题材丰富，制作和绘画技巧都已经相当熟练。

(3) 禄丰罗川窑。

罗川窑位于禄丰县罗川乡武窑村，元末明初即已开始烧制青花瓷，此外还烧制过青釉和铜红釉。罗川窑烧制的青花器以青花碗和折沿宽边斜壁矮足盘居多，胎釉与青釉器相同，其工艺水平不及建水窑和玉溪窑。

从以上窑址来，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元代云南青花的烧制，最早经历了一个由青釉向青花的转变阶段，这一阶段即为青花的草创阶段，相当于元代中晚期。云南青花在经历了草创期之后，烧制技术逐渐发展日臻成熟。到元代末期，以建水窑、玉溪窑、禄丰

窑等窑口都开始以烧制青花瓷器为主,而且这一时期各窑的青花烧制技术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彰显出了成熟的工艺魅力,这说明云南青花已经从元代中晚期的草创阶段,逐渐步入了成熟。

2. 瓷器类型及特点。

元末明初云南青花瓷器以青釉下钴料彩绘为主,主要分为6类^②

(1) 钴蓝地刻划白花瓷器。以禄丰县黑井镇出土的钴蓝地刻划白花连镂空座罐为主要代表。狮纽荷叶形盖,短直颈,溜肩,鼓腹,平底粘接在圆形镂空梯形座上。盖和器身刻划缠枝莲花和牡丹,边纹弦纹或卷草纹相间,莲瓣纹,上青釉。

(2) 印贴花青花瓷器。以江川出土的斗笠形盖敛口圆肩鼓腹平底罐为代表。烧造粗率,胎厚重。螺丝钮由泥条盘成,似简化的多檐形塔,盖上青釉,无饰,肩、胫无釉,集印纹、印贴、青花三种装饰技法于一身。

(3) 印花青花瓷器。以建水窑洪家窑发现的青花印花青花残盘为代表。青釉印莲花,印莲留白,青花彩绘枝干叶纹,组成一束莲花纹,过渡特征明显。

(4) 附加带状荷叶边纹青花瓷器。以禄丰县黑井镇出土的短颈溜肩鼓腹平底罐为代表。短颈留白,施满釉,肩上青花三角形实茎蕉叶纹,腹上勾填缠枝莲花,花心鸡心形,叶纹实色向两侧延伸,胫部旋纹变形莲瓣,肩下附加带状荷叶边纹,以青釉饼足荷叶形盘、平底弧形碗为盖。

(5) 青釉青花。云南省内昆明、建水、玉溪、禄丰、元江、大理等地窑址和墓葬皆有发现。烧造工艺成熟精细,造型规整,内外施釉,罐、瓶内壁釉不够平整,底无釉,釉有深浅,青花黑灰和黑蓝,用笔奔放流畅,层次清晰。代表作品有禄丰仁兴镇出土的青花玉壶春瓶和黑井出土的双狮戏球罐等。

(6) 堆塑套压印纹青花瓷器。分布建水一带出土有用堆塑形成八仙图案,再用青花绘制各种纹饰,施青釉烧造而成。

以上六类瓷器,基本代表了元代云南青花从草创到成熟的工艺特点。一般而言,元代中晚期的青花瓷器,在工艺上带有本地原有陶器和青釉技术的一些遗迹。例如印花青花盘,多是在印花的基础上再辅以青料装饰。钴蓝地刻划白花罐则大体保留了元青釉划花的特征,绘画不够熟练。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青花,用笔粗圆,色浓黑,未形成青花的图案化和层次化。进入元代末期,云南青花制作水平有了较大发展,进入了成熟时期。在这一阶段,以青釉青花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较高艺术水平和地方特色的青花瓷器开始出现,这些瓷器造型稳重,青花用笔粗放,绘制熟练,纹饰层次增多、繁缛,题材丰富。可以说,到元代末期,云南青花的烧制工艺已经相当成熟,进入了云南青花的兴盛阶段。

元末兴盛时期的云南青花具有较高的工艺和艺术价值,其中首推青花荷叶盖罐。元末的青花荷叶罐禄丰、建川等地都有出土。盖为狮纽或莲干纽荷叶边盖,从盖到底满布

青花纹饰，层次多而清晰。盖上青花三层，弦纹相间。内层莲瓣、卷枝、缠枝菊花、牡丹；中层莲花、牡丹；外层蕉叶、如意头纹。颈上卷枝、回纹、海涛、太阳纹、如意头纹。青花主纹绘于罐的肩腹部，肩上青花二层，上莲瓣，下以如意头纹相间对弈、抚琴、赏花、舞蹈等四组人物图案。也有的绘亭台楼阁、松菊兰梅、人物垂钓、狮子绣球、凤穿牡丹、鱼藻、翔鹤、喜鹊登梅、缠枝菊花、梅花等纹饰。肩腹交接处绘有一周带状卷枝、缠枝叶、海涛、斜线或编织纹。腹部以缠枝牡丹为主，或缠枝莲花、菊花、人物故事、凤穿牡丹、翔鹤等。腹下双勾莲瓣、莲瓣上有水珠纹。整体上看，制作规整、胎厚体重、施釉不到底。青花色黑或紫黑，用笔以勾代染，纹样丰富，层次多而不乱，有极高的艺术价值^③。

不难看出，元末的云南青花已经在青花烧制水平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进入了兴盛期。这就为明代初期云南青花的继续发展和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持续与发展——明代初期的云南青花

云南青花在元代已经较为成熟了，进入明代，云南青花得以在此基础上持续和发展。从洪武中晚期到明代成化年间，可称为云南青花瓷器继元末兴盛之后的一个持续发展期。这一时期的云南青花风格独特，别具一格，在造型和工艺上都十分精致，云南也成为了西南地区第一大青花产地。同时在这一时期云南青花开始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传播，扩大了云南青花的影响。

（一）明代初期云南青花持续发展的背景

明代初期，云南青花在元末成熟和兴盛期的基础上出现了持续和发展，这同样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和社会因素。

明初继续在云南实施了更大规模的屯田，一方面将入滇的三十万大军就地实施军屯，同时还大力推广民屯和商屯。为了实现屯田实边的目的，先后从内地招徕四五十万汉族劳动者参加屯田，一些富商巨贾也为云南丰富的资源、物产以及销售市场吸引，慕名来云南屯垦，形成了内地汉人入迁云南的高潮。

同时，明初的云南交通在元代站赤制度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政府在交通沿线广设驿递、铺舍，同时广置卫所，各道路沿途分散驻守哨戍，这些措施都大大确保了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明代初年开始，云南交通形成了驿、堡、哨相连的格局，官兵在守土的同时，也担负起了维持交通安全顺畅、保护军旅往来的职责，这客观上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以及云南同内地联系的加强。

由于交通的发展和云南与内地人口的大量迁入,云南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持续增强,大大促进了经济和陶瓷手工业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初期开始,一批景德镇的青花生产者相继来到云南从事陶瓷生产活动。华宁慈云寺现存的清咸丰四年(1854年)《重修慈云寺功德碑》中就记录有景德镇人前往云南开办窑场的史实:“冶北里华盖山下,大明洪武年间,有车姓江西景德镇人来滇办厂于此。为生活之计继则汪氏、彭氏、高氏、仲氏,以及范、刘、柯、杨姓,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接踵而至,遂萃处焉。”可见,当时曾有大批景德镇人前来云南从事陶瓷生产。他们一方面将景德镇先进的青花烧制技术引入了云南,促进了云南青花的技术革新,另一方面,云南青花因其钴料特殊而产生的独特风格,也引起了景德镇人的注意,云南的钴料在这一时期开始推介到景德镇。与景德镇的交流与互动,大大促进了云南青花的发展。

(二) 明代初期云南青花的窑口和瓷器

1. 明代初期的主要窑场

就现有发掘的窑址来看,明代初期烧制青花瓷器的窑厂除了在元代就已经开始烧制的建水窑、玉溪窑、禄丰罗川窑外,还出现了禄丰白龙井窑、大理凤仪敬天窑等,这些窑址都主要以烧制青花为主。

就烧制工艺来说,从明代洪武中期至成化年间,建水窑、玉溪窑、禄丰罗川窑基本延续了元代末期的水平,并在元末兴盛期的基础上有所改进。所以,建水窑、玉溪窑的烧制水平仍高于其他窑址。

2. 明代初期的青花瓷器纹饰及其造型

明代初期,在元末基础上持续发展的云南青花,主要还是以元末较为兴盛的青釉青花为主,洪武时期纹饰布局上与元末相似,到了宣德时期,青花纹饰和层次上都比前期有所增多,布局显得更为严谨。器型主要包括有青花罐、玉壶春瓶、青花盘等。这些青花瓷器在明代初期的发展中又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发展阶段。

(1) 青花罐及其纹饰特征。

洪武时期的青花罐在形制上延续了元末风格,但盖边、腹径缩小,口径增大,显出协调与庄重之美。在青花绘饰上,相较元末粗放的用笔,显示出更为谨慎和工整的风格。青料黑蓝,蓝色增多,不晕散。盖有坐狮,莲杆、宝珠纽荷叶型。在纹饰布局上,与元末相似,盖、身都分为三层。颈留白,盖部有缠枝菊花、开光内折枝菊花等纹饰。肩部则主饰有缠枝菊花、凤穿莲花、牡丹、狮子绣球等图案。腹部主饰缠枝牡丹,盖上和肩腹之间饰辅纹弦纹、蕉叶、卷草纹、如意纹。腹下饰双勾莲瓣。永乐时期的青花罐在形制和青花纹饰上,与洪武青花罐大体相似,只是在菊花、牡丹等图案的画法上与洪武时期有所区别。可以说,洪武、永乐时期的青花罐,大体还是保持了元末青花兴盛期

的特色,具有很大的继承性。

宣德时期的青花罐在永乐造型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种颈部稍高,腹径略小的形制。这种青花罐在颈、肩、腹之间增有如意头纹、双层莲瓣夹髻纹、海水纹等。肩部主饰大云肩内松、竹、梅、兰、狮子绣球、莲花衬灵芝、云间飞鹤、浮萍、海藻组成的图案。腹部一改前期单一以缠枝牡丹为主的图案,出现了鱼藻纹、凤穿牡丹等纹饰。腹下莲纹边宽,内留白,以重色涂成,有的呈倒垂葫芦型,由单线勾勒成。宣德时期的青花罐在青花题材和层次上都比前期有所增多,但是布局显得更为严谨。

正统至天顺时期的云南青花罐在宣德形制之外,还出现了一种胎骨厚重、肩腹丰硕、颈稍内收、平底边沿稍宽的形制。这两种青花罐盖上青花题材布局、颈、肩辅文与宣德时期相同。但从颈到胫部层次纹饰不一,有的比以往的青花布局繁缛。肩部题材增多,出现了大云肩内绘人物琴棋书画、仕女游玩、主仆进香、高士垂钓、楼台亭阁等图案。腹部分上下两层彩绘或贴印,有缠枝莲花、牡丹等纹饰,也有贴印人物八仙、高士等,用笔流畅,神形兼备。正统年间的胫上有重色涂宽边莲瓣,景泰至天顺的一般腹下层有带状辅纹和胫部变形莲瓣。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小型的盖罐。

成化时期的青花罐比元代增高,口底径略小,腹部不突出。腹部缠枝牡丹花演变为用细线勾勒起伏花瓣边,腹下呈长形扁形莲瓣或变形莲瓣。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器身矮小、腹部滚圆、平底的青花罐。颈上有如意头纹或夹髻纹、回纹,肩上有鱼藻纹的水藻、绣球、葫芦形莲叶、牡丹花等,有的肩上、腹上或腹下出现了仕女、高士等人物图案,人物形体小,但比例合理,笔法流畅。

(2) 青花玉壶春瓶。

洪武时期的玉壶春瓶,瓶身略高,颈稍粗,腹部丰满,圈足外撇。腹部绘鱼藻纹,并用开光作框形或括号,内绘莲、竹等纹饰。辅纹为多层次,出现了斜线、斜格等几何纹饰装饰颈、腹。腹下用简笔勾倒垂莲花。永乐、宣德时期的玉壶春瓶以勾填或彩绘的缠枝莲花为主题,葫芦形莲花叶,缀以蕉叶、回纹等纹饰,腹下莲瓣内简绘倒垂葫芦形。正统、天顺之间的玉壶春瓶釉色泛黄肥厚,绘画用笔粗放不够清晰。进入成化时期的玉壶春瓶,形制灵巧,图案细致、自然,代表性纹饰有鱼藻纹和工笔写意相结合的婴戏图等。

(3) 青花盘

洪武时期的青花盘以青花梅花折腰盘为代表,圈足稍大齐平,盘心绘牡丹一朵,外围用葵瓣或牡丹花瓣双勾边,瓣内采用重色点染。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盘分折沿和敞口两种形制。折沿上作钴蓝地白莲花瓣或青花回纹,锦地、内壁、盘心题材多样,青花浓淡结合,自然协调。成化时期的青花盘以凤凰折沿盘为代表,折沿施斜线夹点纹,内壁为两组舒展的缠枝菊花,盘心饰葫芦叶莲花和凤凰图案,笔法流畅,青花淡雅,构图严谨。

从云南明代初期青花瓷器来看,总体上说,这一阶段的青花是在元末兴盛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尤其是洪武时期的青花与元末的青花在形制、纹饰、工艺等方面有很大的继承性。进入永乐时期,青花纹饰总体上走向了简约,布局疏朗,用笔生动流畅。到宣德年间,则呈现出纹饰多样,用笔粗壮,青花色深,莲菊图案为多的特点。正统至天顺时期的云南青花,数量增多,形制纹饰丰富,层次繁缛,在前期动植物纹饰的基础上,出现了以人物为题材的图案,釉色偏黄,青花凝重,无晕散,用笔流畅或者肥柔。成化时期的云南青花,青花分黑灰和淡雅两种,题材涉及到动植物和人物,布局疏朗多于紧密。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由青花点染的捏塑童子和动物,艺术性较高^④。

总之,明代初期,云南青花在元末兴盛期的基础上出现了持续发展的局面,造型工整,题材丰富,笔法流畅细致,布局疏朗严谨,是元末之后云南青花瓷器的一个较好发展时期。如:青花凤纹玉壶春瓶、青花凤穿花卉纹罐、青花凤穿牡丹纹火葬罐、青花花口双耳瓶、青花双戟耳瓶、青花荸荠瓶等。

三 从繁荣走向衰落——明代中期之后的云南青花

云南青花瓷器在经历了元末的草创和明初兴盛的持续发展之后,从明代弘治时期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败落迹象,一方面青花的绘制和制作远远不如前期,呈现出粗简的特征,另一方面,青花的烧制数量开始大幅度下降,到清代初期,云南青花基本绝烧。

(一) 云南青花衰落的原因

云南青花瓷器从明代中期开始走向衰落,首先与这一时期的历史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进入明代中期以后,云南地方社会开始出现了动荡局面,一方面地方土司暴乱和相互征战不断,“两迤土司无十五年不用兵之事”^⑤。再加之这一时期赋役加派严重,吏治腐败等因素,使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这种局势下,明大军进入云南,结束元代在云南的统治。社会战乱和动荡,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经济,也给青花瓷器的生产带来了严重打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元末明初致为兴盛的建水青花,就是在1647年大西军入滇后的战乱中停止生产的^⑥。

其次,明代中期以后大量质优价廉景德镇瓷器的涌入,客观上对云南青花瓷器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交通运输的便利和商业的发达,使得青花瓷器大量流入云南成为了可能。另一方面,景德镇青花由于生产技术较高,而且有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形成了规模化生产,因此生产的青花不但价格低廉,质量上乘。在这样的情况下,本地青花瓷器的生产势必受到了景德镇青花的严重冲击,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导致

最终淡出市场。

另外，云南青花的衰落，还与云南火葬习俗的改变有密切联系。从南诏时期开始，云南彝语支系的一些民族就开始形成了火葬的习俗，进入元代，本地青花罐和青花瓶成为了火葬的主要器具。在一定程度上说，元代至明初云南青花瓷器，特别是青花罐的发达，与这一时期火葬的习俗是分不开的。进入明代，明政府革除火葬，《大明律》即规定对违犯火葬者，将予以杖刑和流放的处罚。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对于青花的需求大大降低，所以我们看到，明代以后发现的青花罐等大型器皿明显减少，而小型器皿则在增多。云南青花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技术上，都以青花罐较为成熟和精湛，火葬的革除与云南青花衰落之间，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总之，明代中期以后，战乱和社会动荡带来的严重破坏，景德镇瓷器的冲击和革除火葬带来的需求下降，是导致云南青花衰落的几个重要因素。一方面，景德镇瓷器的输入极大的冲击了本地青花瓷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动荡等因素带来的云南青花生产的衰落，又极大的将本土市场让位于景德镇瓷器，这几乎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就明代墓葬来看，考古发掘表明，明墓中发现的陪葬品多以景德镇瓷器为多^⑦，这就足以看出明代中后期云南青花的衰落和景德镇瓷器对于云南民众的影响了。

（二）衰落时期的窑场和瓷器

明代中期以后，云南青花的衰落表现在烧制数量和烧制窑场减少，青花瓷器的质量也呈现出下降和倒退的趋势。

1. 从主要窑址看云南青花的衰落

在明代中期之前，建水窑和玉溪窑是云南青花最主要的烧制场所，其工艺也代表了云南青花烧制的最高水平。明代中期以来，这两座曾经在云南青花烧制史上盛极一时的窑场，也在青花烧制上不同程度的走向了衰退。

从玉溪窑遗址所反映的情况来看，我们大体上能看出云南青花由盛而衰的动态过程。玉溪窑在上文已经做过介绍，其窑址中较有价值的当属瓷片、窑具堆积层。从玉溪窑因工山上的堆积层来看，第三层、第四层主要是青花，这在上文已经提及。到第五层，青花明显减少，到第六层青花绝迹。从玉溪窑堆积层的上述演变，可以清晰地看出玉溪窑青花瓷器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

从建水窑来看，明代中期以后，建水窑的部分窑口（如张家窑、潘家窑等）还能维持青花的烧制，但是从建水窑发现的青花瓷器来看，这一时期青花质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突出表现为青花纹饰层次减少、缠枝花多变为折枝花卉，上下图案纹饰粗简等衰退期的特征。这些瓷器，从静态上反映出了衰退期云南青花的特征。

其它窑址的情况大体与上述两窑相似，数量减少、质量下降，直到绝烧，这是明代

中期以后云南主要窑场的青花烧制情况。

2. 衰落时期的云南青花瓷器

就云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青花瓷器而言,明代中期以后的青花瓷器数量开始减少、质量开始下降,清代初期以后的云南青花几乎没有发现,所以从清代初期以后,云南青花实际上进入了绝烧期。下面介绍的衰落期的云南青花瓷器,主要是针对目前发现的明代中后期,即弘治以后的青花瓷器。

弘治年间的云南青花题材趋于单调,画法简化,布局疏朗,这一时期的云南青花瓷器,已经呈现出了由繁盛向粗简的明显变化。泸西县和尚塔火葬墓发现的弘治时期的青花狮子绣球罐明显的反映了这一时期青花的特点:盖呈宝珠纽圆口,绘缠枝莲花、蕉叶等图案,颈部留白或饰以如意头纹夹太阳纹,肩上绘有狮子绣球,腹部绘牡丹,画风粗率。此外,这一时期还发现了一些小型的青花瓷器,如小型炉、瓶等,说明青花烧制已经由青花罐等大型器皿向小型器饰的转向。

到正德年间,青花罐已经不为常所见了,做工和绘画粗简,衰退期特征明显。釉色偏黄,青花呈黑或黑灰色,罐颈增高。装饰题材有缠枝牡丹、狮子绣球、鱼藻纹等,但布局疏朗,画法简化。同时,这一时期的小型青花瓷器仍在增多,部分采用辐射莲纹,大多纹饰简单,青花昏暗,色褐色或黑蓝、黑灰色。

到嘉靖年间,青花罐不但数量少,而且在形制上发生了较大变化。罐身高大,宝珠纽圆盖变小,青花昏暗呈褐色,饰纹大多绘制潦草,甚至比例失当。万历以后的青花罐制作工艺更为简陋,肩部画葫芦形夹折枝三果和缠枝牡丹,画风随意草率,有的青花罐腹部仅绘纵横水波纹,足见其粗简程度。嘉靖之后的青花瓷器,瓶呈小盘口、短颈、硕腹、平底。此外,还有罐、壶、炉等小型瓷器,但都绘画草率。青花盘纹饰生硬,缺乏生气。青花碗则仅书有“福”“寿”等文字或简画菊花、牡丹一朵,纹饰极度简化^⑧。

总而言之,从弘治年间开始,云南青花的衰落迹象就已经十分明显了。到嘉靖之后,云南青花制作粗简、风格草率,在形制、纹饰上都处于低谷时期,到清代初期已经十分罕见。云南青花从创烧到清初,在走过三百多年的历史之后,走向了它的沉寂期和空白期,留下的只是人们对其昔日风采的无限眷念。

四 再生之路——民国以来云南青花的烧制简况

云南青花草创和兴盛于元,明代初期持续发展,到明中后期开始衰落,清初基本绝烧。然而,尽管云南青花在清初进入了发展史上沉寂期和空白期,但是云南的青花烧制并没有至此中断。从目前对相关窑址的考察表明,至迟从民国时期开始,云南又有地区

开始重新烧制青花，云南青花开始踏上了一条再生之路。民国以来，烧制云南青花的地区，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有建水、永胜、禄丰等地。下面对民国以来的云南青花仅作一简要介绍。

清初之后，建水窑改以烧制以紫陶为代表陶器，不产瓷器。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景德镇瓷器脱销，为了满足省内需求，建水瓷器又才开始烧制，其中就包含青花瓷器。1938年，建水陶工洪永宪从曲靖请来制瓷师傅试制瓷器，不久即生产出青花瓷大小碗。当年，在当地绅商集资之下，成立了私营永兴瓷厂，大小碗、酒壶、酒盅等青花瓷器成为该厂的主要产品，年烧制青花瓷具达30000多件。当时，由于外地瓷器难以进入，这些青花瓷具尽管价高，但销路、售价较好。到20世纪40年代，永兴瓷厂一度扩大生产，青花质量也有所提高，出现了暂时的兴旺，50年代开始衰落。

永胜地区在清同治八年（1869年）就开始生产瓷器。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142载：“永北所产瓷土较皖、优良。近来永北瓷器与江西争胜，迤西各属皆有之。”民国年间，有商贩从外地贩来钴土，遂开始生产青花。抗日战争时期，永胜瓷器行销全省和缅甸等国，其中就有很多青花瓷器。建国之后，永胜的青花生产技术得到改进。永胜瓷厂经反复试验配置的青花颜料，能使釉质清澈明亮，白里泛青，庄重稳健，朴素大方，大大提高的青花质量，青花远销周边国家。现存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的青花茶具，即为永胜制作，是永胜青花瓷器的代表。

民国时期的禄丰也出现了青花烧制。目前，禄丰白龙井元明窑址的范围之内就有一座龙窑，称为“马家窑”，为民国年间所建，以烧制青花瓷器为主，所烧青花器物造型和青花纹饰简单粗糙。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近期到云南边境梁河县时，发现民国时期梁河县本地烧制的青花瓷器，其文化艺术风格都不低于当时景德镇一带烧制的民窑精品。可代表民国时期云南烧制青花瓷的优秀作品。

民国时期，云南青花之所以再次出现烧制的高峰，一方面是由于民国以来，云南境内钴土开采大为兴盛。从清末至民国初，据不完全统计云南开采钴土矿的有二十七县、二市，六十余个开采点^⑨，行销省内和江西诸地。钴土的开采，为这一时期的青花烧制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之后，一直在云南市场上占据主导的景德镇瓷器由于战乱等因素在云南市场上供不应求，客观上也迫使云南烧制本地青花以满足本地需求。一般说来，民国以后云南青花的烧制，以日常生活所需的碗、盅、碟等较为常见，因而形制较小，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技术上也融合了景德镇青花的一些制作工艺，但是从总体上说，仍远不及元明时期云南青花瓷的水平。不过，民国以来云南青花的烧制，毕竟结束了清代以来云南青花烧制的空白期，开创了一个云南青花发展的新时期。